

男人不坏

刘勇◎著



 现代出版社

00272405

男人不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人不坏/刘勇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244-243-6

I. 男…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97149号

作 者: 刘 勇

责任编辑: 张红红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3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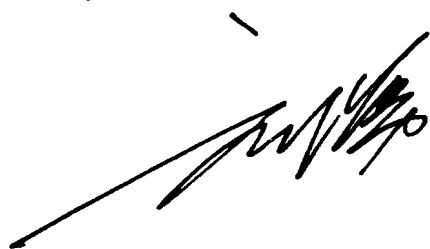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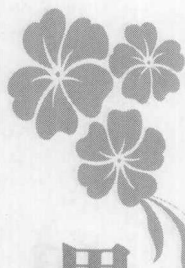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80244-243-6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幸与不幸，
唯在爱与不爱之间





男人不坏



NANRENBUHUI

1

“Ours is essentially a tragic age, so we refuse to take it tragically.”这是劳伦斯在他那部广受争议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的第一句话。不过江野觉得译本翻译成“我们根本就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因此我们不愿惊惶自扰”并不准确，也不深刻。关键是没有翻译出原句里那种明知山有虎，咱就不能再往山里去了的气势。他觉得这句话最精确的解释是生活已经很悲惨了，你干吗还把自己弄得更悲惨？

说到悲惨，江野是深有感触。好歹他也是披荆斩棘，挤过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在学校写得一手好文章，混得也是风生水起。没想到毕业后却在一个二流报刊的文艺副刊当了一个小记者，接触的都是一些同自己一样空有文学梦却无处发泄的人。办公室的几个老头子除了喝茶、看报就是高谈阔论。他实在受不了那种沉闷、迂腐的气氛。再说，这副刊也是个清水衙门，时不时到作协、文化局去开个会什么的，连车费都要自己贴。以前装清高，觉得提钱就是俗；工作后才发现有钱能使鬼推磨，这钱真是个好东西，于是一狠心告别了自己的文学梦，贿赂了当时的副总编两瓶茅台酒，调到了经济专刊部。现在好歹也认识了几个企业家，时不时还能混两顿饭局，在报社里也有人江哥、江哥地称呼着了，偶尔也跟跑其他口的同事捞点油水。这不，江野此刻正在一间有着殖民地风情的酒吧里等他们报社跑娱乐口的“娱记”周海。

周海跟江野是同一年来到报社的大学生，都是新人，都混得不好，也就经常在一起喝喝酒、吐吐苦水，哥们儿情就是在喝酒打闹后建立的。后来江野去了经济口，跑了几次产品发布会之类的新闻，



男人不坏

主办单位出手阔绰，凡是被邀请的媒体都有礼物可拿。在报社里，往往谁有了拿礼物的机会，一般都会叫上跑别的口的铁哥们儿，这也是社里巩固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周海是跑娱乐口的，这种机会不多，江野自然是照顾周海了，经常带着周海一起去捞点油水。可这哥们儿义气也有个度啊，总跟着江野捞油水周海也不好意思，不但面子上挂不住，心里也觉得窝囊。恰好这几年娱乐事业发展迅猛，周海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昨天上午他跟江野说有个歌星在五星级酒店举行一个小型的新歌发布会。既然在五星级酒店，想必有些搞头，要他到时一定去，也算是还他的人情了。

江野看看表，离发布会还有一段时间，就又要了一杯咖啡，继续读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正读得兴起时，空气中传来一阵幽香的气味，江野下意识地抬头寻找这个香味，却不经意看到一位长发垂肩的女人从自己身边擦肩而过，坐到了酒吧里靠着窗户的墙角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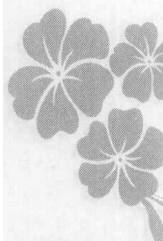
D城的冬天像俄罗斯的冬天一样寒冷，当你需要温暖阳光的时候，它却永远躲在厚厚的云层里，把阴霾的天空留给你，就算江对岸老城的重建工地热火朝天，D城的冬天仍是阴霾的。

像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女人姣好的面容上显得有些黯然，默默地坐到墙角，她点了一杯“粉红佳人”后，双眼迷茫地望着窗外。江野也乘这个时候开始肆无忌惮地欣赏起这个飘着香味的女人。

她把自己的灰白色长袍羽绒服外套脱下来当靠垫，露出粉红色羊绒衫勾勒出的像维纳斯般的曲线，正静静地歪着头在看一本什么时尚类的杂志。餐桌的台布下伸出一双修长的腿，配上今年最流行的长筒靴加半截裤，令江野想起有本杂志的广告语：“不在时尚中，就在时尚外。真是是非旗帜鲜明，成败没有妥协。”虽然低垂的头发放挡住了她的半边脸，但凭直觉江野觉得这应该是位绝色美人。

男人抗拒不了美丽女人的诱惑，这就是令男人崩溃的地方，江野也不例外，虽然已经结婚了。等江野再度把目光调回美女身上后，美女已经捧着一本书在认真地阅读着。美女用中指勾着面颊旁下垂





的头发，把它们沿着耳廓都卡在了里面。这是一个江野喜欢的动作，他觉得只有斯文和温柔的女人才有这个动作。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婆小颖。结婚前小颖也很爱打扮，每天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让江野眼前一亮，可自从结婚后，好像女人找到了最终的归宿，渐渐开始不修边幅，天天邋里邋遢，跟自己说话的语气也不再温柔，交谈的话题除了柴米油盐就是邻里八卦，江野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女人婚前婚后的变化这么大？而且整天平淡的夫妻生活，没有激情，没有浪漫，即使看到小颖的赤身裸体也不会让江野有心跳加速的反应。难道这就是婚后的夫妻生活？江野一时间也感到迷茫了。

桌上的手机突然发出振动时的嗡嗡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江野赶紧接起来。

“在哪儿呢？”是周海。

“酒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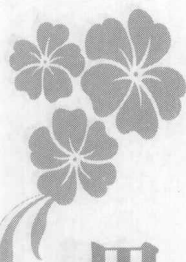
“哪儿？”

“就是玫瑰园这边的一个酒吧。”

“嘿，你怎么跑那儿去了，不是跟你说了晚上有酒会吗？赶紧过来，金开得酒店，我在大厅里等你。”

“我就不去了吧……”江野话还没说完，电话那边就挂了。他无奈地摇摇头。不就是一什么歌星的新专辑发布会吗？演了几部古装戏，就自以为混了个脸熟。唱歌、走秀、拍电影、拍广告，她还什么来钱就干什么了。其实这不是她有什么能耐，充其量是她的经纪人有能耐。江野真不想去，那种乱哄哄的场面，尤其是这种没什么文化修养的女明星，不就是搔首弄姿一下嘛，就当起了游戏的主角，而自己曾那么努力地奋斗过，仍然是个看客。凭什么，当我是那些傻不拉叽的粉丝吗？还不如在这里品意大利咖啡，看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呢。再说了，眼前还有一位美丽的、时尚的、说不定还是寂寞的女人，再给他点时间酝酿，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放之际，空气中暧昧的气氛再多一点，人体中的荷尔蒙分泌再浓一点，说不定他真有勇气上去搭讪。要知道，并不是每次泡在酒吧里





都会遇上美丽的姑娘。

他知道这是周海的好意，老实说江野对朋友非常讲义气，也根本不在乎什么回报，可是周海的面子不能不给啊。

“小姐，多少钱？”他叫服务员来结账。他坚持不用“买单”这个词，他觉得这个词时髦得有些怪头怪脑的。尤其在一些小饭馆里听到这个词时，就像有位名人说的：“吃碗茶要什么牙签嘛！”

“28元。”服务员托着收银盘笑盈盈地走过来。

他掏出30块钱放在收银盘里，本想说声“Keep the change.”（不用找零）又觉得有点假，总共才两块钱的“change”（零头）有什么可“keep”（保留）的？可要站着等回这两块钱，是不是又显得有点小气？他的余光往那美丽的、时尚的、说不定还是寂寞的女人身上瞄过去，那女人却读出了兴致，神情专注、一动不动。这让江野大为扫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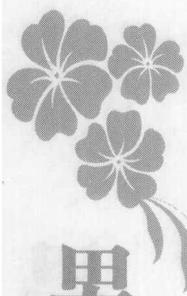
“她一定是装出来的，唯一的看客走了这戏还有什么演头？”他暗忖。接了服务员的找零，迅速下到楼底。

酒吧地处玫瑰园的顶端，就像一块城市抹布的边缘，还算不得一个繁华的地方。江野在马路边站了5分钟也没见着一辆出租车。夜色裹着浓雾已经降临，江风夹着寒意阵阵袭来。这是一个交通的死角，只怕直到晚饭后专门打车到酒吧来玩的人来之前，都不会有出租车路过这里。江野只好往灯红酒绿的餐饮街那边步行而去。天哪，这得有好几公里路吧。这时他听见后面有汽车引擎的发动声，回头一看，原本停在酒吧前的一辆红色的5系宝马正缓缓从后面驶来。

“那不是刚才酒吧里的那个女人吗？”隔着玻璃他认出了里面驾驶座上的人。暗自庆幸幸好刚才没去搭讪，不然现在还不被尴尬死？

那车在他面前似乎犹豫不决，走走停停。江野装着没看见，埋头踢他脚跟前的一颗小石子，那车轰的一声突然提速而去。

“我走的时候她不是读得很专心吗？”望着迅速缩小的车的背影，江野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艳遇心情：“也许，如果我刚才招招



手，她可能会载我一程？”

所以当江野好不容易拦了辆出租车匆匆赶到金开得酒店时，他还沉浸在怅然若失的忧郁中。周海背着笔记本电脑包在大厅里正急得团团转。他身着黑色风衣，戴副金丝眼镜。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虽然谈不上帅气，但也算五官端正。关键是，一看就是所谓的文化人。

“怎么现在才到？”他迎上来一边埋怨，一边拽住江野就往二楼的多功能会议厅跑。江野知道，他之所以一定要等他而没有独自先上去签到，就是怕没有江野的礼物，江野心理还是有一股暖意划过。

二楼的会议厅里灯火通明，热气腾腾。几十上百号媒体、发行单位的人员乱哄哄地或坐或立，主席台上却空无一人。

“要什么大牌呀，都过了快一个钟头了！”

“不就一个靠潜规则上戏的花瓶吗？吼这两嗓子也就跟卡拉 OK 差不多，拽什么拽？”

老记们骂骂咧咧。

“看过她的写真照吗？真的够味。”星报的刘胖子和旁边的人耳语，一脸淫笑。

“真的？哪儿有？”

“网上到处都是呀，保证你看了想自摸。”

“没这么过瘾吧？”

他们笑成一团，仿佛已经占了人家便宜似的。

周海在主席台的侧面找到了签到台，拉着江野一道挤过去。

“我们是两江报的。”他自报家门。

“请问你们的请柬呢？”一小姑娘客气而正式地要求他们出示请柬。

坏了！这通常是礼物将严格按照请柬数发放的信号。

果然，小姑娘看了他的请柬后笑眯眯地只递过来一个礼品袋。

“我们是大报，出来采访从来都是两个人以上。”周海强调。

“对不起，这是唱片公司给我们规定的，必须按请柬发放礼品。”



“怎么这么小气！你信不信明天我一个字不发？”周海恼羞成怒，冲那小姑娘大声嚷嚷。

“可我有什么办法，这是公司规定的。”小姑娘很委屈。

“算了算了。”江野劝着周海。他知道这是周海见以为可以还人情的机会又要落空了心里着急。其实这年头大家都变精了，你有你的规则，人家还不是有人家的反规则，就像有导弹还不得有反导弹，有物质就有反物质，有腐败就有反腐败？搞两次发布会发现混水摸鱼的人这么多后谁都会想法子，下次就会对签到台的人规定必须按请柬发红包。周海也有跟着自己去采访而一无所获的时候，只能说这碗饭是越来越难吃了。

“回头我给你吧。”周海有些不好意思地悄悄对江野说。

“不用了，至于吗？”江野摆手。只是他对来时花的20多块钱打车费觉得有些冤枉。再说那邂逅的女人，说不定他不走她也就不走，不然为什么他一走她就走了呢？

“那我多送你们一份礼品好吗？”小姑娘感谢江野的圆场，把一份礼品袋递过来。江野看到她左面颊上的一小颗泪痣倒是挺楚楚动人的。

“里面是什么？”

“新专辑的CD和写真集。”

“谁稀罕啦。”周海恼怒地要把礼品袋挡回去。

“别介，没事听听。别辜负了姑娘的好意呀。”江野从姑娘手里接过袋子，直勾勾的眼神让小姑娘的脸上泛起了一阵红晕。他就奇了怪了，怎么娱乐圈里就算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样有姿有色的呢？

人群一阵骚动，姗姗来迟的影、视、歌三栖美人终于粉墨登场了。她在两个身穿黑西装、戴墨镜的男人簇拥下，保持着固定的笑容一步一扭地走上主席台。前面还骂骂咧咧的老记们争先恐后地举起各色长枪短炮，美人身上浅咖啡色的裘皮大衣在闪光灯不停的闪烁中光芒四射、星光灿烂。他妈的也真不知道谁比谁更贱！





男人不坏



NANRENBUHUAI

“人家那港台片里的黑社会样子也就是一个夸张的艺术形象，你说你在现实中还一板一眼地跟着学，是智商有问题吧？”周海因为没拿着多的礼物，立场已经站在到了对立面。

“诸位，肃静！”一样子像包工头的男子举着双手要大家安静下来。

“肃什么静呀，你他妈的得先道歉！”人群中有人高喊，看来没拿着礼物的人还不少。

“这兄弟怎么说话呢？”那包工头站起来，想从人群中找出对他不敬的人。

“我就这样说话了，怎么着？是你们请我们来的，把我们晾这儿一个钟头，算怎么回事？你不该先有句道歉吗？”原来是电台的DJ阿光，他没事想放谁的歌就放谁的歌，直接影响年末的各种排行榜，所以这种场合说话就比他们这些文字记者冲得多。

“就是，你以为这是你们公司年终开股东会呀？反正要分钱，来晚点也没关系。”人群中有人附和着。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张总要大家安静下来，就是要跟大家道歉。”包工头旁边的一个中年女人把话筒拖过去打圆场：“刚才我们多多小姐一下飞机就接到电话，希望来做我们啤酒节的嘉宾，所以耽搁了一会儿，请大家原谅！”

“她很能喝吗？”有人高声问。

台上的人一愣，台下哄堂大笑。

“很显然，多多小姐是来献艺。”那女人的反应很快，立即调整了过来：“至于酒量嘛，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当面切磋呀。”

多多小姐也报以羞怯的微笑，大厅里的气氛一下缓和了下来。

江野有些心不在焉的。他觉得他和这华丽的大厅及这娱乐界躁动的气氛格格不入。台上台下的人其实什么也没干，他们既没炼一吨钢，也没种一粒粮，可以说对社会毫无贡献，却占据着社会的主流位置。他们病态的呻吟，他们虚荣的嗜好，其实都是基于他们穷凶极恶的赚钱欲望。没有什么正经事干，什么大制作、大手笔，都



男人不坏

是他们追名逐利的手段而已。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甚至没有嚼得动的故事，有的只是舞美、灯光和床上戏。更可恨的是那些没完没了的古装，没完没了的君臣，耳濡目染，让他们一帮年纪轻轻的同事们在办公室都是“臣在”、“遵旨”等语言了。天啊，这都21世纪了，我们还要皇帝干嘛？他们这些大导演也该给我们灌输点以人为本这些现代思想才对。打呀杀的全是些暴殄天物的垃圾！提根绳子把人弄到半空中旋转几圈怎么就成艺术了，充其量叫杂技嘛。好好的钱被他们糟蹋了，却可以赚回更多的钱。而他和他的同僚，却是这些荒唐游戏推波助澜的帮凶。为的也仅仅是从这些闹剧中分一杯羹。他觉得他们就是秃鹫，而台上那些人是猛兽，他们吃活食，吃第一口，而自己就吃腐肉，吃他们剩下的残羹冷炙。

“那么，请问多多小姐，你听说过张钰这个人吗？你对影视圈里的潜规则怎么看？”

此问一出，全场一片哑然，空气中充满了幸灾乐祸的期待。长得像包工头一样的张总此刻就更像一个面对民工讨薪的包工头了。他青筋暴露、面容狰狞，紧握的拳头攥着一瓶矿泉水一直在颤抖，恨不能向那提问的记者砸去。

“关于这个问题嘛，”多多小姐却抢过话筒来，扭了一下水蛇腰和颜悦色地款款说道：“要说我没听说过这个人显然有些矫情。这个人目前挺火的，报纸、网络都是她的消息，不过，我的确不认识这个人。”

“我们想知道的是你对潜规则的看法？从出道到现在，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有人不怀好意地盯着问，大有让多多下不来台的意思。

多多咧着嘴笑了。笑得明媚、妩媚，也有些暧昧。台下的闪光灯噼噼啪啪一阵乱响，明天大大小小的报纸又会有盐有味的了。

“这是一个释放个性、追求幸福的年代。”她字斟句酌，“不要说影视圈，就是各行各业，什么办公室恋情呀、师生恋呀、姐弟恋的都层出不穷。只不过影视圈的帅哥靓女相对集中，发生这种事情的



几率更大一些罢了。”

“你在偷换概念！你说的是婚外恋，我们谈的是潜规则！”人们穷追不舍。

“怎么说呢？影视圈也是个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地方。可能是有那么一些人，利用角色分配的时候占人家女演员的便宜。也可能有些女演员，瞅准了这个机会，不是在表演上下工夫，而是一门心思走捷径。”她顿了顿，用手撩开前额掉下来的一缕头发，目光镇定地望着台下，“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绝不是影视圈的主流，更不是每个女演员上戏的前提。”

人群一阵骚动，有人发出嘘声。

“这是事实！”她提高了嗓门，白皙的脖子伸得老长，“这虽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但有高尚情操的人，是绝不会强人所难的。我就认识一个导演，他深深地爱着一个女演员。但她已结婚，并且深爱着她的丈夫。这位导演就埋藏、压抑起自己的情感，在事业上仍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位女演员。他们的合作非常成功，也感动着我们圈子里的所有人。”

“请问，你说的是谁呀？”有人提问。

“请原谅，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比起关心这人是谁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媒体精英更应该关注这种情操。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有奋斗的经历，其间也可能遭遇过黑暗的岁月。但是请放过她们，让她们独自去疗伤好吗？我们更应该期待她们度过黑暗岁月后的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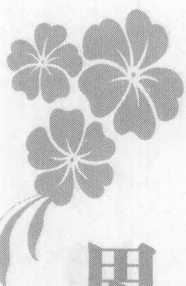
她的这番话声情并茂，通情达理。人群中已经有人报以热烈的掌声，气氛一下变得友好起来。江野承认，这女人很聪明，她成功地把人们对潜规则的批判不动声色地转化为对奋斗路上人们遭遇各种坎坷的同情。而且滴水不漏，既没把自己套进去，还谁也没得罪。江野本想澄清她在逻辑上的混淆，问问她到底对张钰事件怎么看。但想想又算了，他知道她说任何话都会被他的同僚大做文章。以前没接触觉得她在屏幕上的形象有些酸，但现在听她一席话，觉得也



男人不坏



NANRENBUHUI



男人不坏



NANRENBUHUAI

还言之有理，加上她那楚楚动人、乖乖巧巧的样子。有些记者已经在请她签名了，他又不吃这碗饭，何必让人家难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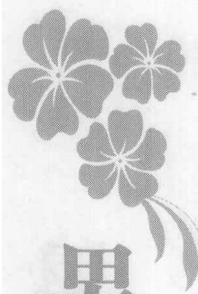
又说了些不咸不淡的废话，就到了吃饭的时间。唱片公司请他们在地下一层的自助餐厅用餐。多多小姐高高在上地给大家作了个揖，就在保镖、经纪人的簇拥下飘然离去。

“你摸不着人家的酒量了。”刘胖和旁人打趣。

他们放肆地开怀大笑，这是老记们最高兴的时刻。都是一个圈子混的人，碰在一起当然有好多道听途说的信息要交流。喝的又是别人的酒，就更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星报的敬信报的，说你们的发行时间越来越提前了，是不是要抢我们的生意呀？信报的又敬时报的，说我们是主流媒体，不好像你们那样登那么多八卦新闻，不然我们也有得一拼。电台的向电视台的抱怨：虽然我们现在都属于文广集团，但我们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不像你们那样摄像机一扛，就黄金万两呀！

周海本是跑娱乐口的，熟人多，没几分钟就喝得前脚踢后脚了，还一个劲拽着江野要和他一桌桌的去敬酒。江野不是不能喝酒，只是觉得这种场合太喧闹。正好这时他老婆打过来电话，问他在哪儿，可不可以去接她？他老婆是一家商场的营业员，上午下午的班轮着上，下班时间就很晚。江野说好的，就借故溜了出来。

出了酒店大厅，寒风扑面而来。酒店外面城市广场的石条椅上居然还有很多人。有嬉戏的小孩，也有闲着无事的老人，看到这些老人一对对的相互搀扶着在这大冬天的马路上散步，也算得上一种浪漫吧？江野觉得有点羡慕他们，不知道自己跟小颖有没有这个缘分，也能在老了以后一起散步。但现在江野是有点烦小颖的。自从结婚后小颖几乎天天黏着他，不管江野在做什么，只要小颖需要，江野就必须出现在小颖面前。新婚那几天江野觉得挺甜蜜，可时间一长，那股新鲜劲过去后，就感到疲惫了。尤其是有时候江野跟哥们儿正喝酒的时候，小颖一个电话，他就得乖乖回去，重色轻友的帽子，江野算是被扣上了。尽管再烦，毕竟是自己老婆，江野无奈



地摇摇头。

他快步来到路边，一辆出租车企图在他面前停下来。他抬腕看了看手表，离十点还差点儿，小颖十点钟下班后还要收拾一会儿。想想前面打车已经花了冤枉钱，于是就一路小跑，到马路对面坐公共汽车去了。

2

老城是一片低密度高层江景住宅。简洁、洗练的线条和深兰、灰白的墙身，屹立在江北岸高高的山岗上。它的通透式围墙也很特别，是用侧立的钢板刷上藏蓝色烤漆做成的，与建筑物很协调，显得时尚、现代。门口临时竖立起鲜艳的充气式彩虹拱门和一排排立柱式气球，绑在围墙立柱上的几十面彩旗也在空中迎风招展。军乐队排着整齐的方队在大门的一侧奏着欢快的迎宾曲，十几名迎宾小姐穿着中式旗袍在寒风中怒放，楚楚动人。但与这边喧闹、鲜活的场景相对应的马路中间的隔离带却是一片狼藉，本是油绿的海桐球、毛叶丁香，还有金黄的金叶女贞、紫红的红花继木，统统被蒙上一层厚厚的泥垢，就是地被植物麦冬、葱兰，以及隔离带下的路沿，都是一层厚厚的淤泥。一辆辆满载着土石方的运渣车还在不断地飞驰而过，虽然每辆车都按市政府的要求加装了盖板，但巨大的车轮还是卷起漫天的黄土遮天蔽日。

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城市，我们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工地要开工，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土要挖出来填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就是同一个地方，今天是转盘，明天是下穿式隧道，后天又要修立交桥。仿佛只有不停地施工，才能昭示着一个城市的繁荣。听说机场又要扩建了，尽管去年才竣工。听说火车站要建好了，不





过已经落伍。是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还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或者说，是我们变化太快，抛弃了整个时代？我们没有了40年代的血与火，没有了50年代的右与“左”，没有了60年代的自然灾害、70年代的上山下乡和80年代的姓资姓社，从那以后我们不争论、不动摇，唯有GDP崇拜。

象征着D城GDP不断上升的房地产业，新楼盘不断推出，整个是一片欣欣向荣状。尤其是新楼盘开盘，礼品少不了，江野也是间接受益呀。

可能是对上次的事情耿耿于怀，这次无论江野怎样邀请，周海打死都不肯同来。其实何必呢，那都是邀请方的事，有必要那么看重么？有福同享是一种愿望，能不能同享还得看造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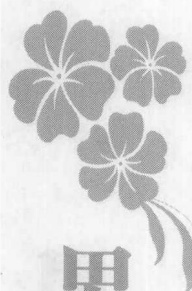
出租车开到售楼处时，司机问江野要不要发票，他说拉倒吧，这种有油水的采访报社才懒得搭理你。不过就算没油水的活动像他以前去作协、去文化局，也就是报公交车票而已。出门就打的还不反了你？那是主任才有的资格！

他进了售楼处签了到，拿了礼品和宣传资料，就躲在角落里默默拍照。开盘仪式还没开始，主席台前空无一人。这样的照片显然是上不了版面的，只是他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而已。人要避免无聊，就要装得很忙的样子。

突然江野的镜头里出现了一位身材高挑、穿着藏青色西裙制服、头发挽成一团盘在脑后的女人。她站在主席台的下面，正在跟几个穿着灰色制服的售楼小姐交代着什么。江野用的是一个28到105的中焦镜头，他把镜头拉到了最近。女人盘着头通常会有几分老气，但她却最多是端庄。没办法，人一漂亮了怎么看怎么妩媚。挺拔鼻梁下的薄唇，显出了她职业女性的刚毅。颇长的脖子下面凸起饱满的胸部，又有几分女人味。江野的镜头还要往下移，视线却被别人的肩膀挡住了。

“看什么呢？”有人来抢他的相机，是星报的老赵。

“哎，赵哥，你好。”他赶紧握手。



“难怪很久没在笔会上看见你了，原来你也弃文从商了？”

“嗨，没办法的事。房子的按揭款得按时支付不是吗？”

“不错啊。哪儿买的房？”

“就在报社附近，离单位近点。还可以看江景，哪天赵哥上去坐坐。”

· “好啊。把周海叫上，兄弟们喝几杯。”

“没问题，只要赵哥赏脸。”

老赵是报界的老资格了，在不少专题会、笔会、新闻发布会上都有他的身影，他仗义执言的热情和一针见血的行文风格都给江野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正因为如此，得罪了许多人。若是像他们这种聘用制记者，他可能已被开除了好几回了。还好他是编制内的铁饭碗，前程虽然无望，但饭碗总不至于被敲掉。只是若按他的资历，他本来可以混到副总编的，这下算是没戏了。

“你今天怎么也有空？”江野知道，以他孤傲的个性，他是越拿了人家的礼物，越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而说出来的话越不靠谱。这恐怕是文人墨客的通病吧。

“今天怎么有空呀！”果然，他伸手做了个捻钱的动作：“我们没有圈地的本事，还不兴赚点开发商的吆喝钱！”

他们相视一笑。

主席台上十来位西装革履、头发梳得倍儿亮的成功人士鱼贯而出。他们胸前挂着贵宾花朵，一字排开，相互谦让、调整着各自的位置。江野知道，那几个拉扯得最厉害的一定是官场人士。因为官阶差不多，又没有明显的高下而互相谦让、争执。这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弄不好可就得罪人了。江野看见，刚才镜头中的那个女人已经跑上台去，像幼儿园的阿姨安抚小孩一样安抚着中间谦让得最凶的两个男人。看来还是女性的温柔起了作用，两个男人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面红耳赤地各自归位。

随即那女人走到话筒前，宣布一期工程的开盘仪式正式开始。首先是什么副区长讲话，主席台中间刚才和旁边人拉扯得最凶的男